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劉以林

外国文学 * 茶花女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茶花女

原著 小仲马 [法]

译编 郑远星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04-06840-8

I.学… II.刘…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60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我认为只有在深入地研究了人以后，才能创造人物，就像要讲一种语言就得先认真学习这种语言一样。

既然我还没到能够创造的年龄，那就只好满足于平铺直叙了。

因此，我请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除女主人公以外，至今尚在人世。

下面就来讲讲我是怎样知道这些详情细节的。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一张黄色的巨幅广告，广告宣称将拍卖家具和大量珍玩。这次拍卖是在物主死后举行的。广告上没有提到死者的姓名，只是说拍卖将于十六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在昂坦街九号举行。广告上还附带通知，大家可以在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参观住宅和家具。

我向来是个珍玩爱好者，第二天，我就到昂坦街九号去了。

时间还早，可是房子里已经有参观的人了，甚至还有女人。虽然这些女宾穿的是天鹅绒服装，披的是开司米披肩，大门口还有华丽的四轮马车在恭候，但却都带着惊讶、甚至赞赏的眼神注视着展现在她们眼前的豪华陈设。

我也向四周打量了一番，很快就看出了我正置身于一个高级妓女的房间里。这个住宅的妓女已经死了，因此现

在连最最贞洁的女人都可以进入她的卧室。死亡已经净化了这个富丽而淫秽的场所的空气。

不过，可以买的东西还真不少：布尔雕刻的玫瑰木家具、塞弗尔和中国的花瓶、萨克森的小塑像、绸缎、天鹅绒和花边绣品，真是目不暇接，应有尽有。

我跟着那些比我先来的好奇的名媛淑女在住宅里漫步。她们走进了一间张挂着波斯帷幕的房间，我正要跟着进去的当儿，她们却几乎马上笑着退了出来，仿佛对这次新的猎奇感到害臊，我倒反而更想进去看个究竟。

原来这是一个梳妆间，里面摆满各种精致的梳妆用品，从这些用品里似乎可以看出死者生前的穷奢极侈。

靠墙放着一张三尺宽、六尺长的大桌子，奥科克和奥迪奥制造的各种各样的珍宝在桌子上闪闪发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上千种小玩意儿对于这家女主人来说，是梳妆打扮的必备之物，而且没有一件不是用黄金或者白银制成的。然而这一大堆物品，只能是逐件逐件收罗起来的，而且也不可能是某个情夫一人所能办齐的。

我发现所有这些雕刻精湛的用具上都镌刻着各种不同的人名首字母和五花八门的纹章标记。

我瞧着所有这些东西，每一件都使我联想到那个可怜的姑娘的每一次肉体买卖。我心想，天主对她尚算仁慈，没有让她遭受通常的那种惩罚，而是让她在晚年之前，带着她那花容月貌，死在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之中。

的确，还有什么比放荡生活的晚年——尤其是女人的

放荡生活的晚年——更悲惨的呢？这种晚年没有一点点尊严，引不起别人的丝毫同情，这种抱恨终生的事情是我们所能听到的最悲惨的事情。

当我凝视着这些金银器皿的时候，时光似乎随着我的沉思默想已悄然逝去，屋子里只剩下我和一个看守人，他正站在门口严密地监视着我是不是在偷东西。

我走到看守人跟前，打听到死者是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死有三个星期了。债权人让人来参观她的住宅，是为了招徕顾客，抬高价钱，因为她还欠好多债。

我很惊讶，我知道这位姑娘的名字，也见到过她。看守人摸清了我的来意后感到放心了，对我行了一个礼，我就走了出来。

“可怜的姑娘！”我在回家的时候心里想，“她一定死得很惨，因为她在这种生活圈子里，只有身体健康才会有朋友。”我不由自主地对玛格丽特的命运产生了怜悯的心情。

很多人对此可能会觉得可笑，但是我对烟花女子总是无限宽容的，甚至也不想为这种宽容态度与人争辩。

二

拍卖定于十六日举行。

在参观和拍卖之间有一天空隙时间。那时候，我正好从外地旅行归来。当一个人回到消息灵通的首都时，别人总是要告诉他一些重要新闻的。但是没有人把玛格丽特的

去世当做什么大事情来对我讲，这也是很自然的。

玛格丽特长得很漂亮，但是，这些女人生前考究的生活越是闹得满城风雨，她们死后也就越是无声无息。如果她们年纪轻轻就死了，那么她们所有的情人都会同时得到消息，因为在巴黎，一位名妓的所有情人彼此几乎都是密友。大家会相互回忆几件有关她过去的逸事，然后各人将依然故我，丝毫不受这事的影响，甚至谁也不会因此而掉一滴眼泪。

而我呢，虽然玛格丽特任何一件用品上都没有我姓名的开头字母，可是我刚才承认过的那种出于本能的宽容和那种天生的怜悯，使我对她的死久久不能忘怀，虽说她也许并不值得我如此想念。

记得我过去经常在香港丽舍大街遇到玛格丽特，她坐着一辆由两匹栗色骏马驾着的蓝色四轮轿式小马车，每天一准来到那儿。她身上有一种不同于她那一类人的气质，而她那风致韵绝的姿色，又更衬托出了这种气质的与众不同。

的确，玛格丽特可真是绝色女子。

她身材颀长苗条，在一张流露着难以描绘其风韵的鹅蛋脸上，嵌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上面两道弯弯的细长的眉毛，纯净的犹如人工画就的一般，眼睛上盖着浓密的睫毛，当眼帘低垂时，给玫瑰色的脸颊投去一抹淡淡的阴影；细巧而挺直的鼻子透出股灵气，鼻翼微鼓，像是对情欲生活的强烈渴望；一张端正的小嘴轮廓分明，柔唇微启，露出一口洁白如奶的牙齿；皮肤颜色就像未经人手触摸过的

蜜桃上的绒衣；黑玉色的头发，不知是天然的还是梳理成的，像波浪一样髻曲着，在额前分梳成两大绺，一直拖到脑后，露出两个耳垂，耳垂上闪烁着两颗各值四五千法郎的钻石耳环。

玛格丽特过着热情纵欲的生活，但是她的脸上却呈现出处女般的神态，甚至还带着稚气的特征，这真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每天晚上，玛格丽特都在剧场里或舞会上度过。只要有新剧本上演，准可以在剧场里看到她。她随身总带着三件东西：一架望远镜、一袋蜜饯和一束茶花，而且总是放在底层包厢的前栏上。

一个月里有二十五天玛格丽特带的茶花是白的，而另外五天她带的茶花却是红的，谁也摸不透茶花颜色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除了茶花以外，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她还带过别的花。因此，在她常去买花的巴尔戎夫人的花店里，有人替她取了一个外号，称她为茶花女，这个外号后来就这样叫开了。

此外，就像所有生活在巴黎某一个圈子里的人一样，我知道玛格丽特曾经做过一些翩翩少年的情妇，她对此毫不隐讳，那些青年也以此为荣。

然而，据说有一次从巴涅尔旅行回来以后，几乎有三年时间她就只跟一个外国老公爵一起过日子了。这位老公爵是个百万富翁，他想尽办法要玛格丽特跟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而且，看来她也甘心情愿地顺从了。

关于这件事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

一八四二年春天，玛格丽特到巴涅尔治病。在巴涅尔的病人中间，有一位公爵的女儿，她不仅害着跟玛格丽特同样的病，而且长的也跟玛格丽特一模一样，别人甚至会把她们看作是姐妹俩。不过公爵小姐的肺病已经到了第三期，玛格丽特来巴涅尔没几天，公爵小姐便离开了人世。

一天早上，公爵在一条小路的拐角处遇见了玛格丽特，他上前拉住了她的手，老泪纵横地搂着她，恳求她允许他像爱自己去世的女儿那样爱她。她同意了公爵的请求。

当别人把戈蒂埃小姐的社会地位据实相告时，对这个老年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为时已晚，这个少妇已经成为了他精神上的安慰，简直成了他赖以生存下去的唯一借口和托词。

他丝毫没有责备玛格丽特，他只要求她改变一下她那种生活方式，他愿意提供她所需要的全部补偿。生性热情的玛格丽特当时正在病中，她认为过去的的生活似乎是她害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出于一种迷信的想法，她希望天主会因为她的改悔和皈依而把美貌和健康留给她。

当她很快康复后，便随公爵回到巴黎。他们的关系在巴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公爵曾以他的万贯家财而著称，现在又以挥霍无度而闻名了。

其实这位父亲对玛格丽特产生的这样的感情，原因十分纯洁，除了跟她有心灵上的交往之外，任何其他关系在公爵看来都意味着乱伦。他始终没有讲过一句不适宜给这

位女儿听的话。

当玛格丽特一返回巴黎，这个惯于挥霍享乐、喝酒跳舞的姑娘似乎就耐不住了。这种唯有老公爵定期来访才可以解解闷的孤寂生活使她觉得百无聊赖，过去生活的热辣辣的气息一下子涌上了她的脑海和心头。她的病实际上并未根除，因此激起了她狂热的情欲。

公爵的朋友们总是说公爵和玛格丽特在一起有损公爵的名誉，他们不断监视她的行动，一天，他们告诉公爵，玛格丽特接待了别人，公爵知道后，心里非常痛苦。

玛格丽特在受到公爵盘问的时候承认了一切，还坦率地劝告他以后不要再关心她了，因为她觉得自己已没有力量信守诺言，她也不愿意再接受一个被她欺骗的男人的好意了。

公爵有一个星期没有露面，到了第八天，他就来恳求玛格丽特还是像过去一样跟他来往，还向她发誓说，即使要了他的命，他也决不再说一句责备她的话。

三

十六日下午一点钟，我到昂坦街去了。

在大门口就能听到拍卖估价人的喊叫声。

房间里挤满了好奇的人。

所有花街柳巷的名媛都到场了，有几个贵妇人在偷偷打量她们。我必须一提的是，当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女人

中间虽有很多人是死者生前的熟人，但这会儿似乎对死者毫无怀念之情。

那些在这个女人的妓女生涯中搞过投机买卖的人，那些在她身上发过大财的人，那些在她弥留之际拿着贴了印花的借据来和她纠缠不休的人，还有那些在她死后就来收取他们冠冕堂皇的账款和卑鄙可耻的高额利息的人，所有那些人可全都是正人君子呀！

难怪古人说，商人和盗贼信的是同一个天主，说的何其正确！

长裙、开司米披肩、首饰，一下子都卖完了，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可是没有一件东西是我用得着的，我一直在等待。突然，我听到在喊叫：

“精装书一册，装订考究，书边烫金，书名《玛依·莱斯科》，扉页上写着几个字，十法郎。”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冷场，以后，有一个人叫道：“十二法郎。”“十五法郎。”我说。“三十法郎。”那人又叫了。这下子就变成一场较量了。

“一百法郎！”我最后一次叫价的口气似乎把那位对手给镇住了，那些目击者一准会暗暗思忖，我花一百法郎的高价究竟是为了什么。

一个小时后，我派人把我买下的那本书取了回来。扉页上是赠书人用钢笔写的两行秀丽的字迹：

玛依对玛格丽特

惭愧

下面的署名是阿尔芒·迪瓦尔。

“惭愧”这两个字用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玛侬·莱斯科》是一个动人的故事，玛侬与玛格丽特是同类型人，不过，她是死在一个真心爱她的情人的怀抱里的。玛侬死后，这个情人为她挖了一个墓穴，他的眼泪洒落在她的身上，并且连同他的心也一起埋葬在里面了。而玛格丽特呢，她像玛侬一样是个有罪的人，也有可能像玛侬一样改邪归正了，但正如我所看到的那样，她是死在富丽豪华的环境里的。她就死在她过去一直睡觉的床上，但在她的心里却是一片空虚，就像被埋葬在沙漠中一样，而且这个沙漠比埋葬玛侬的沙漠更干燥、更荒凉、更无情。

我从几个了解她临终情况的朋友那里听说，玛格丽特在她长达两个月的无比痛苦的病危期间，谁都没有到她床边给过她一点真正的安慰。

我从玛侬和玛格丽特，转而想到了我所认识的那些女人，我看着她们一边唱歌，一边走向那几乎总是千篇一律的最后归宿。

可怜的女人哪！如果说爱她们是一种过错，那么至少也应该同情她们。你们同情见不到阳光的瞎子，同情听不到大自然音响的聋子，同情不能用声音来表达自己的哑巴，但是，在一种虚假的所谓廉耻的借口之下，你们却不愿意同情这种心灵上的瞎子，灵魂上的聋子和良心上的哑巴。这些残疾逼得那个不幸的受苦的女人发疯，使她无可奈何地看不到善良，听不到天主的声音，也讲不出爱情、

信仰的纯洁的语言。

有时候一个伟人挺身而出，用他的爱情，甚至以他的姓氏来为她们恢复名誉。我之所以要再三强调这一点，因为在那些开始看我这本书的读者中间，有很多人生怕这是一本专门为邪恶和淫欲辩护的书。还是请继续看下去的好。

基督教关于浪子回头的动人的寓言，目的就是劝告我们对人要仁慈，要宽容。耶稣对那些深受情欲之害的灵魂充满了爱，他喜欢在包扎他们伤口的时候，从伤口本身取出治伤口的香膏敷在伤口上。因此，他对玛特莱娜说：“你将获得宽恕，因为你爱得多。”这种崇高的宽恕行为自然唤起了一种崇高的信仰。

为什么我们要比基督严厉呢？这个世界为了要显示它的强大，故作严厉，我们也就顽固地接受了它的成见。为什么我们要和它一样丢弃那些伤口里流着血的灵魂呢？从这些伤口里，像病人渗出污血一样渗出了他们过去的罪恶，这些灵魂在等待着一只友谊的手来包扎他们的伤口，治愈他们心头的创伤。

我这是在向我同时代的人呼吁，向那些伏尔泰先生的理论幸而对之已经不起作用的人们呼吁，向那些像我一样地懂得十五年以来人道主义正在突飞猛进的人呼吁。善恶的学识已经得到公认，信仰又重新建立，我们对神圣的事物又重新开始尊敬。如果还不能说这个世界是十全十美的，至少可以说比以前大有改善。聪明人全都致力于同一个目的，一切伟大的意志都服从于同一个原则：我们要善良，要

朝气蓬勃，要真实！邪恶只不过是一种空虚的东西，我们要为行善而感到骄傲，最重要的是，我们千万不要丧失信心。不要轻视那些既不是母亲、姐妹，又不是女儿、妻子的女人。在我们行进的道路，给那些被人间欲望所断送的人留下我们的宽恕吧，也许一种神圣的希望可以拯救他们。

四

两天以后，拍卖全部结束，一共售得十五万法郎。

债主们拿走了三分之二，余下的由玛格丽特的家属继承，她的家属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外甥女。

这个姐姐一看到公证人写信通知她继承五万法郎的遗产时，惊得呆若木鸡。

她顷刻间发了财，她不知道这笔意外之财是从哪里来的。

家具售完后，那所空住宅重新出租了。在三四天以后的一个早晨，有人拉我家的门铃。

我瞧了仆人拿来的名片，看到上面写着：阿尔芒·迪瓦尔。

于是我看到了一个金黄头发的青年。他身材高大，脸色苍白，穿着一身旅行服装，这套服装好像已穿了好几天，甚至到了巴黎也没刷洗一下。

迪瓦尔先生非常激动，他也不想掩饰他的情绪，眼泪

汪汪地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

“在拍卖玛格丽特财产的时候，您是不是买了什么东西？”

“是的，先生，买了一本书。”

“是《玛侬·莱斯科》吧？”

“是啊！”

于是我站起来，走进卧室把书取来，交给了他。“就是这本”，他翻看起来，两颗大大的泪珠滴落在书页上。

“我想请求您把它让给我。”他几乎要出声哭泣了。

“请原谅我的好奇，”我问，“把这本书送给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就是您吗？”

“就是我。”

“这本书归您啦，我很高兴它物归原主。”

“您花了一百法郎啊。”

“您是怎么知道的？”

“这很简单，我原来想及时来到巴黎，赶上玛格丽特的遗物拍卖，但是直到今天早晨我才赶到。说什么我也要得到一件遗物，我就赶到拍卖估价人那儿，就知道是您买的。”他问：“您买这本书会不会也是为了某种纪念呢？”

阿尔芒说这话，很明显有一种担心的意思，他是怕我和玛格丽特之间也有他和她那样的交情。我赶忙使他放心。我非常想问问他和玛格丽特的事情，但我不敢贸然提出这些问题，生怕他以为我不接受他的钱只是为了有权干预他的私事。